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九

傳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卷之九

錢塘陸雲龍雨侯父評定

陸敏樹生生參閱

李少翁傳

李少翁者名蒔字德春豫章人居漢川徙居應城始自號少溪年六十老矣人敬而翁之呼之少翁翁家世受醫精脉法冥思闇解出授受之外其人洸墨長者入門無流視無媟言未嘗預問病者病第令伸臂出示手指一箸腕上形神忽往久之指離于腕徐以

一二語發病者隱結無不汗下吐服少焉投藥猶撥
之耳余嘗謂翁診脈甚苦而投藥甚快余始不甚識
翁屬余季弟婦病風眩狀類尸蹶衆家讀言䐜矣翁
至脈其脈治也進一匕而蘇期以踰月法當病如前
再進匕乃絕已而果然余始奇其言神其術今後數
構奇疾法當死翁數起之其乞圭刀入口無不隨手
應者余一日遊京山飲友人王穉恭兄弟宅中飲從
容言今翁國醫也長者有醫藥已其病之狀若何語頗
悉而穉恭尊君心計譽翁人也顧諸郎識之身寧無

旦暮緩急邪屬歲逼除余遣一童子持糒餱問翁至則聞兩健騎從京山疾馳來夜半迫翁去矣余心動得無如鄉者稱恭尊君言乎已而果聞稱恭母暴病更數醫不愈翁立起之無何其友譚有秩內得綿疾翁起如之以是益神翁醫于是稱恭輩競爲詩歌投之翁得余輩墨池殘瀋如獲重糈所至人爭家之念緩急可立應而翁赴人之急甚于已百里外中夜叩門不以家累爲解不以風雨寒暑爲辭翁亦年六十未有子男期以此陰行善導迎善氣會歲兩大祲

冑偶處

疫鬼白晝攫人于市翁煑藥如泡積片成塚全活莫知主名安問稱而貴家亦不惜解金為壽所入沿手盡翁雖沈湎長者饒酒德多而不亂酒後曼聲度曲鼻息與喉囀相發作音絕類老弋陽伎意態婆娑坐客絕倒翁性不忤物不媿人以所不能不傲人以所不知醫負絕技者最不利其曹偶秦越人以此得不良死而獨能安翁足跡半朱門不傳一溢言對主人未嘗暴儉僕之過所游病者家酒法食單豐約佳惡之數不挂齒牙其為長者如此

舉世皆然所謂以口療人者

鍾子曰余還觀李翁非醫者也殆幾乎道者也余每見醫者坐而說理口如懸河考其實如捉影其神躁也今世無談者類是翁爲人診脈精靜與病者往來一之至也與人處使人意消僞俱無猜疑所謂不言而飲人以和目擊道存者邪余有以知李翁幾乎道者也非醫者也

摹寫胗脈處宛然圖畫其寫翁之靜一處亦冷然可會

真朱桃椎一流人

不幸中之幸

○○○白雲先生傳

白雲先生陳昻者字雲仲福建莆田黃石街人也所居所至人皆不知其何許人自隱于詩性命以之獨與馬公子用昭善先生詩所謂自天亡我友者即其人也其後莆田中倭城且破先生領妻子奔豫章織草屨爲日不給繼之以卜泛彭蠡憇匡廬山觀陶令之迹皆有詩已入楚由江陵入蜀附僧舟傭爨以往至亦輒傭于僧遂遍歷三峽劍門之勝登峩眉焉所傭僧輒死反自蜀寓江陵淞滋公安巴陵諸處至金

錢[illegible]

陵姚太守稍客之給居食久之姚太守亦死無所依仍賣卜秦淮或自榜片紙于扉爲人傭作詩文其巷中人有小小慶吊持百錢斗米與之輒隨所求以應無則又賣卜或雜以織屨而林古度與其兄林者寓居金陵一日兄弟過其門見所榜片紙于扉者色有異突入其室問知爲莆田人頗述其平生一扉之內席牀缶竈敗紙退筆錯處其中檢文詩誦之是時古度雖年少頗曉其大意稱之每稱其一詩輒反面向壁流涕悲咽至于失聲其後每過門輒袖餅餌食之

先生得以不死矣

服以專得之

輙喜復出其詩泣如前居數年竟窮以死其子倉皇出覓棺衣舁之中野古慶兄弟急走索其集無所得得先生手書五言今體一帙五言今體者五言律排律也其詩于莫能名其自序略云昂壯夫時尤嗜五言弟家貧無多古書得王右丞即誦讀右丞得杜工部即誦讀工部閒取其所中規中矩者時或一周旋之又時或一折旋之含筆腐毫研精殫思今觀其五言律七百首則先生所學所得實錄實際盡此數言矣其云末一卷爲排律亦不存葢謝生兆申云先生

孤芳自賞而已

恐祗是一腔悲憤

有集十六卷在江浦族人家或亦有據今刻其存者以次購之論曰明自有詩而二三君子者自有其朋詩何隘也畫地爲限不得入自縉紳士夫詩的的有本末者非其所交游品目不使得見于世者多矣况老賤晦辱之尤如陳昂者乎近有徐渭宋登春皆以窮而顯晦于詩詩皆遜昂然未有如昂之窮者也予嘗默思公織屨賣卜傭變傭書時胸中皆作何想其視世人紛紛藉藉過乎其前者眼中皆以爲何物求其意象所在而不得吾友張愼言曰自今入市門見

賣菜傭皆宜物色之恐有如白雲先生其人者甚矣有激乎其言之也

短髮蒙茸老奈何唾壺一擊一悲歌新詩剩得人間誦荒塚俄看落照多

千金買骨著憐才誰起枯骸歷塊來白日不回時已後淡烟殘日只生哀

官古愚先生傳

官古愚先生者楚之文行君子也始名惟德更名如皐字直卿黃岡人先生終諸生以伯子今戶科給事中應震任潍令考最贈文林郎故又稱贈文林郎官古愚先生父福福父永富永富父政政父清清父守忠守忠數世上有避兵由鄱陽徙黃岡烏林者乃爲黃岡人母王孺人夢麟入懷而生因以字之生慧篤姿神端遠稍長厲志絕人爲文有氣格師避之然益攻苦夏簟于松下冬則甕貯絮加足焉曰以吾從衆

避曉之意

讀書進取何必是但吾以自錬使其骨可用年二十九始補諸生丙子己卯試兩見格然直指讀其文而賞之悲其遇後屢試皆高等然卒不第終自以爲學不力教授里中爲養出其門輒爲名士舉進士孝廉及廩與庠者分國中爲官氏弟子矣甲午伯子舉其鄉第三人先生始不得自歉其學之不至將老焉稍與其同輩偃于文酒間手唐人詩擬之然自出心眼疾革猶作壑陽詩及信則人任焉制義其胸中如此有孝友至性所受諸生月奉備極甘溫祇餐膳無時

誰能知得

竭心極情

安節乃已母疾時伯子方悲瘵舍之侍母疾走致禱代居喪孺子泣慕終其身事繼母如之尤愛季弟同居四十年季弟子孝廉受室將析箸泣數日曰吾乃生分然愛益篤孝廉幼清能文教如己子曰弟侄一身耳且老人之性無不愛其少子若孫者吾愛其所愛而代爲之所亦以安吾親族子或以歲儉自鬻出金贖之贖者凡四人三熹存沒待命者一一爲討必信必周不敢以口惠誑人束髮讀書不能有所酧心雖安之而常隱然有憂天下之心負經世方略雅不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

錢[illegible]
欲出位有所見其不平而時託于家人語以稍泄其
欲旨戊戌伯子舉進士觀政大司馬移書問大司馬
何政若何所觀所觀何得若虜若倭若緬甸若猺若
苗兵食充詘將士惰整要害阨塞俱若何必責對轉
餉遼東歸問邉事如前日身到處不放過他日當事
不出此援宛令手揭會典律令予東解日
祖宗道
法當官詳斷具是矣女曹平日有才臨事有識然掌
故不習則疑畏生每不能使其才與識之必伸為國
家用夫思而不學非獨儒生作官亦有之不讀會典

詆與慢均非
其正

諸書者是也伯子退食問其科條功課以爲喜慍又言宛孔道飾廚傳媚客若誠恥之然古者有峙粮肅遽賓至如歸皆必節愛之主與廉慎吏所爲亦未有必忘資旅而後爲節愛廉慎者凡舉事依于誠恕乃可久大勿立異爲名伯子拜受教居宛數月病伯子不視事猶促之出先一月召季弟往治木江陵木至之日則屬纊之日也從容取筆書震也常事雲也作人耐煩二字謹識之雲其仲子也又言某某有德于吾父母吾未及報必勿忘遂瞑卒數年而贈文林郎又

從是不已甚之驗

數年而伯子拜戶科給事中仲子及孫輩多以文行世其家者先生負峻節獨行而于世無忮所儆居火或謂公盍聞諸官公笑而不應豪侵其配程孺人墓田倍予直以厭之其爲長者皆此類料事成敗不失而不自幸其中以爲功面折人過出于實心無已甚使人嚴而不怨久之人人各自以爲官先生愛我傷其前事而改德焉至今思之稱曰官古愚先生鍾子曰予幼誦伯子應舉文以爲有豪傑之氣予成進士後東鮮一紀居都比隣是時爲庚戌辛亥間予誠不

宛轉出情

識其意所在然淵靜坦然望而知其端人也及癸丑再入都東鮮有所論事中徵制大使人壯而敬之對人淵靜坦然如故其不得已而有言之意中心達于面目又使人欲稱其言之美而不恐發口然世未有不如此而能為端人者也今惜不得起先生而見之覩先生誡子數事皆有本末從學問孝友中出東鮮用之安能盡嗟乎父兄之教子弟但以舉進士作高官為大學止至善事朝廷安得力臣而用之然予察先生誡子之意似見其向所攻苦自鍊者決不但以

舉進士作高官爲止至善事也吾所謂先生厲志絕人者以此

即其教子處便可知其學問便巳可傳傳情事處不一而足曲澗迴谿使人悠然有會

擬與今令行不可得

〇〇〇蔡先生傳

蔡先生者福建泉州府同安縣之浯嶼人也諱壽字用明以字行更字晦仲號見南先生其爲同安人葢二十餘傳矣始自唐季徙多獨行者曾大父夔舒爲永春縣椽史佐法平有法如是而令牽于他請欲上下其文者公度爭之不能得曰豈以我爲重去此效齊虜僞臥養名乎徑投筆歸令感其誠慰止之椽史所持是也何遽歸請如椽史旨世猶知庶人在官有能用去就存法者自公始大父環碧以學行爲諸生

祭酒應貢不仕年九十有二終父秀鍾事親孝有子
四人公其次也生而端慧進止如成人大父授之經
退務剌其大義十七母陳卒慟感親疎奉兄嫂撫弟
妹各有情理而家貧父仍自食永春椽吏世其德蓋
永春吏舍一席地人比昔人太學末坐矣公內自念
吾父雖安此然趙景眞聞父叱牛聲而泣豈必其父
之不安于耕乎致身顯親于職耳遂慨然欲以經術
自奮家居常帶經而鉏久之配陳安人來歸歸有婦
德勸公隨父之永春安有子處而父出者男子四方

父志也矧父之所在其子焉往遂從入永春授並子經取月奉自給歲暮以奉易穀具舟歸適大𥙿有港禁父携公請于令令試而奇之曰昔何仲默幼爲郡守施公所知以其父長者爲亭長故吾識不及施公而若有子不減仲默勿以俗學沒之具束修令學于郡孝廉傅君所而公內兄陳堯俞者名能古學相與居業益精乙亥出就試邑令首拔之補諸生有聲實舉巳卯鄉試故事士舉於鄉者親朋率望腹焉以孝廉得請謁有司居間故也公恥爲居間而其任爲親

[illegible]

朋所望者不敢以一身廉儉爲解歲遊學十九在外配陳安人以紡木綿佐食是時伯子復一年十二矣依紡車下伏而誦史記伊吾汩汩從車聲燈影中出公歸聞之而喜可知也丙戌上春官不第念父老且病思乞一教職爲養夜被酒心動夢如身在經者驚慟馳歸父果病病良已已丑始得補玉田縣教諭抵延津父訃至一痛幾絕復除補闕之長泰諭凡孝廉爲此職者得趣其銜曰署明其非守官也外貲其祿而心厭薄之公曰否有祿即官也何署爲且署獨不

得有所事事乎其立教依經行而以寬栗剤之每出私錢具食講藝所拔識多顯者郡庠有某生爲愁家所中公素不識廉其誣爲督學使者白之某生持進謝辭遣之甲午聘同考試湖廣所得士爲今光祿少卿朱君光祚工曹郎馬君天錫大叅張君之厚戶曹郎楊君世勳侍御周君師旦先後爲名碩孝廉楊君繼哲王君德純史君繼勳凡八人進士者五人焉乙未遷蜀之樂至令樂至在蜀西北萬山中去闕萬里是年伯子舉進士年始二十公忽忽不欲往雅不敢

語尖冷

以子貴薄遠官不爲念始者欲用經術自奮祿不逮養庶幾沒一命于逝者遂單車之官而陳安人用紡佐家食大率如孝廉遊學時至老死不知吏人婦之榮且潤也至則道弟不可行候不在彊人署几塵厚而突黔薄也公曰令抱措大堪此易耳邑荒土瘠令之責也奈何乎爲令會有採木之役木所產在夷獠菁峭中人獸迹絕官給鏹募民役懸格哨之耳約事竣而給之所以給之端不可詰民先出錢所給多不能讐其直禁黠者多相規卸免後先相壓單樸者始

九役肯辦

承其末流官竟不得其要領公下車卒出不意徵父
老數輩人給筆札令疏注堪應募者姓名各以所聽
疾書勿接時勿交語勿易辭書巳即收之爲之稽糧
冊以知其賦之高下證甲牌以驗其壓之多寡然後
榜示占役者于門丁弱賦强則由金助往募者屝屨
不任者始得自訴汰其實者而扶其誣報及妄求免
者乃更爲立補助之條定番休之規信給發之約用
大義論遣之民始勸往矣木分三運以十之六爲及
格公以滿十報人服其幹採木罷尋有旱疫之眚多

訓廉不肯病民

方勤撫之然于豪猾無所錯貸犯科者壹以三尺始終之有當論訊而扶服請贖者公笑曰若平日姦富厚藏將用其餘爲贖地故放意爲非吾特與杖困魚辱焉顯示平民使知其神不靈而其身不威者獨恃此耳邑故無制科濮惡民入貲爲臺司椽史意有所仗視邑令猶屬耳每謁令令延坐降語報之長刺公不爲禮人謂公先世作椽史能以法振令之弱公今作令又以禮抑椽史之强易地皆然其理氣不可奪一也郡司李行部者厲氣如直指公故不習爲媚會

公所部監司欽安縣兵備使者來署望公意氣用餉爲名徼責縣額餉金未輸者數歲庫有無礙金乎姑取數百來公大驚歲輸取庫符歸報安得數歲且金何名爲無礙乎必加諸民令不敢知使者氣塞止不徼然不能無失望司李不得志于公及前諸椽史不見禮者依倚中之會公捕盜獄未竟捕一庫子侵匿者其人亡走而公繫質其孥猾二人醪食盜及所捕庫子貧之寃訟御史臺御史知樂至令無害悉杖繫訟者事亦白而公以病乞休矣主爵者竟用入貲使

又一 鬱林守

者語徙淮府審理東下瞿塘淫預如袱舟蕩不可止取石代裝舟子嘆焉是歲爲庚子伯子以使事歸而仲子復心亦能讀公書兄弟師友携幼而入相見悲喜陳安人迎勞公曰自今始得稱廉吏妻也促伯子還　朝辛丑伯子再請急歸侍明年公與陳安人相繼卒陳安人者即堯俞女弟也幼貧父兄長宜室家稱善配云公仁心至性不言而躬行所欲爲于父母者屈于位然未嘗一念忘孝所欲爲于昆弟者屈于財然未嘗一念忘友所欲爲于民者屈于地于時然

新琢

似良吏矩度

未嘗一念忘仁精誠所至雖父母昆弟百姓皆如其欲爲而有所屈也伯子郎秩滿得封如其官吳公淒然不樂曰此吾一生勉爲學勉爲官不得之親者自爲孝廉至官歸二十餘年僦屋而居瘠田十餘畝義不以貧告人與人處廣情而約義勇于施而怯于取其移病歸也方有征播之役部署如初政臨行循奏記督學使者廣試額爾爾學行而耻以吏治見短所至科條可法然不爲名將解邑時有賕無主名者二百金不以汙歸槖亦不以聞上籍置之而已伯子借

得郵符。爲公歸途。訃匣之不用。平生惇行雅不欲以
以文名。時取達意。傳以古法。詩具清骨。有隱几吾忘
我。敲門人話僧。荒城今古道。大塊往來身。看花到處
常爲客。見月何時不憶人。春花冬雪傷離。盡楚氷越
山論舊新。階庭自愛吾形影。燈火相親汝弟兄。等句。
伯子少惺二歲。才德命世。年未四十爲方伯。其人嚴
冷深情。事事有法。交惺十年。愛若兄弟。而惺常不敢
以肩事之禮。見內省亦不識其故。生不及登堂拜先
生。其言行大畧見伯子。常思而得之。鍾子曰。所謂伯

自足重非以子重

子者。即惺之友蔡敬夫是也。揆之人情。豈能無以敬夫故傳先生乎哉。然惺爲蔡先生傳。亦傳其爲蔡先生者而已。史遷之傳馮唐也。曰唐子遂亦奇士與子善。唐自可傳耳。豈必爲遂。然不如此。其言不信。惺之爲蔡先生傳也亦然。

寫吏治處隱隱見其朴心。其著巳立傳之意。亦脫而有致。

紀言著事。宛然一謹而不迂。强而不傲。今之拙令古之循良。

〇〇〇張母小傳

張母某孺人者海虞張太學商甫祖母也爲少叅某公女生而溫惠自其在室時已具丈夫之識少叅宦遊四方丁吏事物情有所內不得于心而外不能決之友者偶以試孺人孺人應對口畫其初終當否輒不爽少叅爲之心開胸中無留物恨其不男子也無何少叅與其配相繼沒故事卒官者其家人憧憧二室中徃來惟筐筥管籥是問孺人以一女兒擗踊之餘視其周身周衣事誠信無悔自此至于歸皆寄兒

善處宦者

八字妙極

娌息中矣既適淳齋公値膂紱累葉後子姓家衆稍習于奢靡人人門思有以易之謂古仕宦家工于善後者使其家意願嗇欲與凡人齊乃爲可久今其志已汰習而成性不可爭也請以身先之乃去其故飾襍布而前數見不鮮家人見新婦貴家女簡易如是奓者悉服改心從焉事翁嫗備思媚之覷處先後宛若間任必敢重受必取輕門內門外魚菽祭養淳齋公不知以此得一意于學既析箸得專家政勤約如故操一切會計出入目之所過捷于楷籍心之所識

精于握算臧獲受成事而已無能有所上下為奸利然亦不純用擿發日用其力不盡其情教其子與商甫之父也威慈相御而行學有聲實凡七試不第以毀隕孺人見晚暮哀樂情事卒卒不免憂生之感從事淨業恭其喜為焚修好施予自其天性至此彌篤然驟失壯子以孫為命外訌內休終亦不能願息暇則燈鉢歸依而已性沈靜然一啓口足為家誡嘗語諸孫婦吾處先後宛若間三十年如一日者無他惟是交見其常情而不入溢言處世之道不出此其語

不煩而確。率此類。今年七十。神明不衰。它無所須。惟不能忘情于立言者。曰匪以為名。庶幾育之有文。使後世子孫。識其大者。聿修克念。以保世而已。斯其意可念也。傳而畀藏其家。

鍾子曰。予讀李令伯事。悲之。為其為祖母也。令伯乞身于君。而張子乞言于友。志畧同耳。然令伯祖母九十矣。更二十年。張子濯鱗奮翼。于以代其父為尊養者。豈有既乎。張子者。甫甫也。名國爽。今為吳中佳士云。

文法極有頓挫。其于敘述處。每出數字評斷。皆冷雋絶人。

著筆皆鋒。摛詞悉錦。霞綺開朝。花光翥露。差可佯其明艷也。

家傳

不孝惺生不及見大父甫出母腹即養于伯父二府君裕齋公伯母陳宜人即惺今所爲之後者也府君之生也先于本生父二府君魯庵公二十歲及見曾大父即陳宜人猶及事曾大母以故大父以上凡先世教家孝謹及治生艱難事府君一一目見而口誦之惺生數歲府君抱著膝上舐其吻談大父時事惺俯而聽之語次相覷笑泣在面至嗣父及母陳宜人本生父及母馮宜人事則惺之生較諸弟差長闕見

見傳之非妄

最早最眞惺自念老矣生嗣父母三十年中俱沒有弟四人先後亡其三亦曾執筆爲他人作志傳而祖父遺行確然不愧古人者無述焉此罪人也自閩歸居生父憂凡事屬大父以上取諸嗣父所口授者生嗣父母事則惺自以所聞見筆之于書雖不必傳亦不敢不述要以言其所有不言其所無言其所知不言其所不知非惟不敢誣祖父亦不敢欺子孫下及亡弟慷愷悌亡男肆夏者則先予死者也非後死者莫爲之述也且傳何以名家傳也家者無不及之義

也。

高祖諱協祚。姓鍾氏。生正統壬戌。始祿江西吉安府永豐縣。徙楚景陵縣皂市。卒正德癸酉。葬市西蘇家山。妣羅氏。先卒。葬永豐縣東湖。

曾祖諱弘仲。別號朴齋。生成化戊戌。卒嘉靖己酉。淳古長者。足不入郡邑。目不見官吏者。終其身。妣姚氏。本縣人。生壬寅。訓子孫嚴明。有過。長跪受杖。酒糵脯蔬。家猶傳其法。卒嘉靖乙卯。合葬市東趙家山。李方伯五華先生與大父善。為孝廉時。訃偕有日矣。僉其

主而後行蓋嘉靖己酉歲之冬也
祖諱山別號南鎮生嘉靖乙丑曾祖性樸訥祖獨礨
直警爽膽識過人然要歸于質行嘗寒夜父子燒榾
柮擁膝相對曾祖不言以箸畫灰忽忽如失祖請其
故曾祖以箸指屋楹曰此恐非若有吾以窘故質諸
族之富者矣祖跽曰此兒罪也大人勿憂請還之始
苦身出行賈踰年贖其質劑而還徐拓舍傍地搆宅
買田有中人產矣常以孝義廉恥爲鄉里先人有過
召而數之熱心冷面積而流出如可承攬其人外若

不堪中貲諒其誠無怨者里之子弟有不若于父兄及僕衙主命者常卒步至其家登堂上立其父兄及主人于傍召犯者出袒而杖之若小人何敢如此若父兄若主能驕汝乃公不汝驕也且寘汝于理其人叩頭服罪多改心者喜人治生見市兒陸博擊毬諸戲輒取其具而摧燒之年未四十里中已憚服若大父行矣市錯四邑雜民所居滐惡民或相扇引藏露作奸荆西兵備覲蔡莆田鄭公患之欲擇一幕官任焉念小吏易與奸法盜盜反生擾廉得祖立身居鄉

狀。　爲乃引巵酒勸之極知若長者宜飲于鄉然吾有未了事非若無可與共功者强飲此酒吾有以累若凡若所爲畢體勞形爲吾屈耳袒再拜公笑曰若正患行不去耳吾知所以爲若地矣乃手書檄一道朴二具曰驁者以此從事署爲團長乃拜受命歸謝絕親知疏果之餽及一切茶酒聚會申明保甲稽坐之法然其要在引農商工技使歸本業終日奔命于生計而不遑及其他有兩惡少年以博爭道致恨愬求決者初不問其曲直曰汝曹獨無所操業乎縶而

繫諸大櫈之兩頭曰吾有冗務忍就此二日爲若決之飲食皆不離櫈每大小便一人欲出則兩人共擎其櫈以如厠槃散牽率見者皆笑居一日有半兩人面目相覷覺出入起居甚無謂亦皆笑祖徐出語兩者吾今日有間矣有所欲言事乎皆曰無有恨如前乎曰不敢欲放去乎曰誠如長者言乃解而遣之歸各悔而力事家人生產皆致饒㑃爲童子時其一人之子年七十餘矣抱布貿予門爲予言其事云鄭公出行部過市祖郊迎公出輿揖之起若拔不能及昇

人勿傍輿行然吾有事語若呼昇人曰吾欲與圖長
言若勿以疾步窘之且亂其語有所陳地方便計縣
與入署即檄行之一日客授祖牒司某所大猾奸利
事刻日爲限祖案驗久無狀故不報公過市倚輿問
祖前事祖正色起對不敢以影響溢言傷上臺覆盆
之照公亦先得其情因大笑以手代朴揃其式作鬮
語曰只少這箇只少這箇蓋戲之也即收牒已其事
徐語祖若陰德宜有後公嘗庭語諸屬吏吾比監兩
郡所見賢者獨孝感典史某邑市民鍾某耳少宰余

公應城人也嘗謁鄭公曰自皂市有團長後吾邑無牛盜矣祖屢以親老請辭役鄭公不許然教養方略有次第矣公遷去其繼者關中張公始聽其辭而禮遣之顏祖之門曰尚義賜以冠帶固辭無何曾祖沒祖母姚亦替細大之務請而後行嘗病臟結便不得下若甚祖以手導之始利糞血雜至以一小木盎手滌之日以爲常及沒用其盎以類面嗽齒哀至則輟盥而哭如是者二十餘年終其世姊適楊門者性特慎小失詞色輒歸而戟手詈祖司其語有間緩辭引

罪姊詈畢不答直去次日必具榼因族長跪其庭姊故不爲禮族長諭之出出乃拜怒霽而後起時祖年巳六十餘卽楊氏子孫亦以爲不甚或謂翁亦老矣何至是祖泣吾止姊弟二人以姊爲兄爲母正以年皆老無幾相見有如姊恚不解斷往來吾其如姊何人謂祖鋏膝頻爲姊屈暴者化之平生不喜見貴人獨與封君李公南臺爲布衣交封君者方伯父也朝相過或暮歸祖往亦如之方伯課子嚴卽長公本寧先生夙慧早達不免與杖惟祖能釋之嘉靖甲子本

乃伯亦為雖
得然所以致
之者又有在
矣

寧舉于鄉之歲也明日登舟赴省試矣偶以小嬉方
伯怒夜批圖籬笞之祖往日吉行也曷免而厲諸乃
令謝而去祖沒歲餘本寧繇詞林外補歸里方伯引
而吊指靈牀令亟拜是曾免汝笞者拜已方伯北向
揖呼南翁吾兒歸拜爾在此聲淚俱下酸感而罷卒
萬曆癸酉乙亥葬市西蘇家山方伯又僉其主蓋兩
世矣祖雖勤儉耕商作業然意度落落然常出于其
外不甚讀書書法尺牘疎朴可觀癯而長音吐朗然
所至驚坐嘗經商遠歸囊可數百金偶陳諸案而笥

之嗣父裕齋公祖長男也年數歲過而歛步久之顧盼而去祖怒呼之還若知愛此乎男子生何憂無錢苟能勵志作人此陳陳者糞土也何屬目為愛從弟鎬不曾同生鎬病且死屏妻子以百金屬祖予母起息為身後妻子地然勿令之知待其子長壻而後與之祖愕然有難色鎬以頭觸牀弟能信兄兄不自信乎祖扶起弟艮食若封識此物詳署年月色數請受弟命起息則多端凡中人不可頓忘遠慾一念鎬謝如祖言及其子長能立泣而以原封與之紙墨尚

對者亦自

性坦而不知妒年六十有九無孫族有多孫而孝
祖每過其家必呼其孫出曲踊距躍爲笑樂快得祖
一愧憤祖歸惟有欣歎而已再往必袖梨栗誘其孫
爲戲女適京山王中丞又池公中丞年二十六成進
士爲海鹽令請諸前輩所以爲令者多以善事上官
應之請于祖祖曰吾齊民眞心利物猶能隨緣作好
事子爲進士宰一邑審時度地何事不可爲安能爲
子畫定而往中丞終身心藏其語每爲惺誦之每夜
課生父讀必取竹頭酒削爲挑燈杖夜分不寐應城

陳文學玉沙先生者塾師也語祖何苦爲此祖愴然日人在世以覺爲生寐則疑于死老人來日苦短奈何以寸刻餘生同于死境其識議往往如此妣徐氏生子一理即惺嗣父初以惺官行人司行人贈如其官後誥贈奉政大夫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繼高氏生子一貫惺本生父也以歲貢授常州府武進縣儒學訓導致仕誥封如前官皆以惺覃恩云繼何氏趙氏長孫鍾惺曰惺次大父行事可以覩世焉鄭觀察之知人李方伯之篤舊皆世所謂大人君子無足異

者。乃若杖人之子弟奴僕。而其家安之。兩少年之禁于棁而不逸。其子不辭。舉以語惺。鍋公屏妻子陰付百金。嗚呼。彼何世之人哉。

嗣父一府君裕齋公諱一理。大父長子也。生嘉靖庚寅。負仁孝至性。而出之柔慎。不爲矯矯之迹。大父嘗語人。吾性褊寬緩。不能以聲色狥人。雖心本無他。幸兒尤怨然。涉世之道。安詳簡要。物我俱得。仁暴相安者。吾長男也。大父嘗怒咎人。府君從傍去衣按其首。大父徐察其意。甚悲。色甚和。擲杖而罷。年八歲。母徐

卒育于祖母姚至二十六歲繼母高亦愛其馴善待之無何高以產生父魯庵公病卒于薛生父生始十三日是時陳宜人亦來歸矣相對泣煢煢踽踽二十年始有一弟望之甚奢何數奇如此朝則抱以適隣嫗之門乞乳之殘瀝夜則手付陳宜人視其燥濕啼笑生父不知其無母大父不知其有無母之子也生父數歲繼居何虐之府君獨自傷語陳宜人吾志行不足以庇弟吾與若非厚集其誠自處無過不能有所感動乃相與謹身愉色凡所喜者迎之所忌者必

爲之諱陰爲生父衣食地而户不言久之何亦知府君夫婦善信人也時一聽其言生父每受窘泣而陽責之曰若已有知學子賓賓豈猶十三日兒乎聞者亦憐之生父年二十補諸生爲宜人來歸繼母遊虐不知何而多忌輕聽嘗以小女子謠戲積怨請于大父必出焉宜人而後已操筆闖門將攻之焉宜人惟閉門泣府君知不可爭爲權辭請于大父是其家強宗加其女以不可受恐生他端爲清門累陳宜人尋聲遥呼曰不如所言新婦本無罪且鍾氏宗祊是係

不可動必不得已請與同命遊氣奪大父亦察其無
謂笑語府君長姉素慈令健如此引遊衣去課生父
及惺堅其成朝不及夕然雅不欲使塾師以一笞一
詈加之生父出就外傳夜必與同寢枕之臂授以前
後所當誦書使其上口明晨步送之入館見塾師覆
之無失而後歸陳宜人具飯糒以待課惺亦如之府
君幼習制舉業曉其大意言必稱王錢唐瞿之文皆
語惺諸公文機勢相生章法不亂如觀水然前際後
際不相踰越惺爲文知從先輩入實府君啓之惺自

館歸必教以通鑑語錄國朝憲章錄等書一日問惺人臣何以有忠良之別惺自以所知對曰鍾同廖莊是忠臣劉健謝遷李東陽是良臣府君奇其對此唐魏徵語若安從聞之因爲惺說一過惺十三四歲私誦左國史記漢書文選府君喜曰兒知古學矣聘儒先博雅者爲惺通其句讀音釋語生父此子終當以文行名世吾老或不及見吾弟必食其實生父課惺頗嚴馮宜人亦不爲姑息之愛府君語生父此子敏篤志強體弱一切用庸婿人待之懼其志阻志阻則

氣反氣反則癈逆癈逆則其材枉而不伸且虞生疾吾嘗讀素問內經悟此理俗師不知也一日生父悍悍過急偶病悸府君夜引陳宜人叩閣呼生父吾與弟言此子何如而令至是人若不知足不記吾家二十年前門祚乎生父及馮宜人巽謝乃已次日買諸陸博圍棊且令善其術者教悍使戲兒勉爲此一年吾更有以教汝生父母患之府君曰弟勿憂用我法非但已病試觀一年後兒讀書作文何如而始信吾言明年病已文日通利生父怪問其故曰此教侄子

弟法也煦煦近人惟恐傷之然不喜見市儈及輿皂曰吾惡其臭衣帽之氣熏人所居近市不甚親衛量恒率家人力耕自給默自遠于商賈之業里有爭者聞且見必譬解之一訟于官則避不問人亦不敢引爲驗曰寧爭不勝何至以訟牒汙長者姓名好潔成性日浴無算不以夏與冬癈水聲香彩交于簾戶竟以多浴致痺如厠所用淨紙必裁令方整田畜疏記必用紙完好者護以青殼牙光可鑑朱絲界之而後加書人笑其迂而勞然性之所安不能易也客來過

兒無常父

者窺窓見其衣履微垢輒走入內搖手命童子辭以他出所過人家座有塵默然引去喜爲醫人有病雖糞穢中請必往親爲進匕全活者甚多年六十病痺潔如故越二年惺補諸生娶婦黄明年生子肆夏府君笑曰不意子然之身二十年中子孫遶膝如此吾病亦身輕矣越二年失明明年乙未病卒年六十有六語生父及惺曰吾至此已過望但吾父有子而不見孫吾無子而見之凡吾快處即是恨耳繼母趙長于府君十數歲惺見時見府君及陳宜人事之溫清

備至。詵府君鬚。問此是尊何人。年貌不甚相遠。事之乃爾。府君笑曰此我繼母也。慕祖母姚終其身。哀樂所至。輙誦李令伯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之語至祖母無臣句嗚咽而止不能終焉。陳宜人慈憫過人。雖以惺爲後。然諸弟妹自一歲以後。若不知有母。衣履、、、帮、、悅、、蔬菓、、餅餌之類。倚以爲儲。求取無厭。弟懔早夭有子。暇夏生纔四月。婦王年二十餘。自矢靡他。宜人哀其志。每夜必引惺婦黄坐其室。寒燈靜茗。以他語間其哀。夜分乃別。後府君十年卒。爲萬厯乙巳。距生

嘉靖甲午壽七十有二猶及見姪舉于鄉及孫肆夏爲諸生昭夏就外傅云

本生父魯庵公諱一貫大父第二子也生嘉靖庚戌性斂而朴寡言笑生十三日而喪母長養兄嫂語在嗣父母事中三歲侍大父前時天旱出戶見晴空皎然大父顧府君曰天無雲府君對曰地有土大父喜以爲非獨捷對亦重厚令終之兆云六七歲授書飲食佳惡盈歉一勿敢問曰吾以口腹累兄嫂賸粒殘漿皆兄嫂歷聲色忍饑渴以遺我者敢求多乎大父

性疏嚴不屑屑省視兒女苦樂然一覺察性如水火
繼母何至悍不免拳踢蘆衣塵飯府君忍不使大父
知嗣父語陳宜人是其天資大孝福德人眞吾弟也
吾不憂若敖之餒矣隆慶庚午補諸生母馮宜人來
歸甲戌惺始生嗣父悲喜口不忍言立後事以府君
止一子且長然其身心寬然不自以爲無子人矣府
君知其意愀然語馮宜人吾兒老矣待吾有次子而
立後何日之有馮宜人曰然非君兒嫂吾死無所何
乃言有子有子兒嫂所予也吾安敢有之立後之意

始定丁丑生弟慄嗣父母益喜慄眞吾子矣抱慄而去府君且日命駕宜人具酒爲壽賀吾兄嫂生子自是誠家人掩口勿言慄所出乙亥葬大父府君兄弟製一衰一小素冠加慄之身抱立靈牀前明大父有孫執喪前族之出示其孫以夸大父者見而內不能善語府君趨抱兒入是其貌不揚爲人目笑府君兄弟初開以爲愛我兒慮風日之及人犬之驚也及其語竟大爲哀憤嗣父欲唾其面府君止之兒勿爲念吾必令此子有成一雪此言巳卯庚辰連試于督學

消守之言

金公皆高等遂廩于庠惺亦以其年出就塾壬午錄應鄉試乙酉試小不利惺亦頗學為文自是始一意課子兼理生其言曰士喪所守生于求求生于不足不足生于闕而惰吾性不能以一絲一粒干人非自處無求之地何以善後且吾業為人父為人父子雖賢而貴婚嫁田居還以所應有義亦何辭吾父寒夜擁爐時不自矢贖父所質宅乎此非惟子職亦為人父之義也府君子然儒生不宦不商今市中有宅二區負郭田十益七八子孫免饑寒惺作官不甚內顧

若有遠識云而馮宜人勤勞尤出天性椎布操作樂而忘病竟以此致殞背云鹽奴爨婢此富貴家行徑寒素不宜須此家人飯粥賓親酒肴必躬必親與陳宜人自朝至昏坐不離厨倔兒時每見其井竈閒地不容足坐起進退不失尺寸陳宜人每以他事惱見毋無所置身外人見者疑其婦姑不知其爲先後宛若也巳丑嗣父病痺府君與馮宜人進藥上食拾逆閒聲一粥一羹一蔬一肉朝夕皆有疏記視其絲毫加減以爲喜懼陳宜人每食必面馮宜人今日食美

病者爲加一七用慰其意馮宜人謂府君長兄雖出後兄嫂彼老且病安忍累之且其爲父母之勞心力已殫于作兄嫂時矣辛卯爲悝婚僮錐几筵嗣父母不知拜見之辰嗣父舉酒屬賀賀吾弟夫婦娶婦言其勞費不出于巳也嗣父終身惡聞老死二字病府府君嘗以數十金私爲買美櫝一具歲一漆之不使知久之嗣父亦微聞之府君懼輒其忌百方藏護嗣父笑若無隱此物亦復何可終免但吾夫婦累弟處實多不忍更用此相埤益耳嗣父卒府君自操家政

然以儒者治生足則自止廉儉之性皎若氷霜平生不輕過人飲受人餽杯茗寸縑得必報之僅十餘歲讀書齋中見府君題字數行于暗壁云某年月日予事有違而往輒不利書以自警幽獨心行略見乎辭其教子急于封樹而緩于食貨奢于責其成而約于收其用自惺爲諸生不令作孝廉想爲孝廉不令作進士想成進士授官不令作權要想嘗語惺吾勞勞一生以明經終汝爲諸生困處人中十二年汝清羸踈直性好讀書作文此其法皆不宜大貴爲文士與

輩上人同時冠進賢于分已過況汝嗣父生母皆不及見而吾及見之乎惺嘗謂名利塲中能堪萬人之掉臂不能堪二親之攢眉惺爲行人八年擬部擬部二年而汰其考選授水部繇水部疏請改南曹又二年部持不覆覆改南祠部一年出爲福建提學僉事益通籍十四年矣優游卒歲舒縮用天非得府君爲父安得率胸懷綽綽餘裕若此平生不以姓名通上官壬午試于郡守齊公弟三竟不往見惺同年官于楚爲令爲守爲監司以年家子求一見不得與人言

口不及子孫爲武進縣訓導時常鎮觀察爲曾公諱道雎太守爲何公諱應瑞宜興令爲蔣公諱英皆惺同年也誠惺不爲通曰體貌違隔言及不甚有益而人已之間周旋甚難久乃知之彌心重焉辛酉請告歸實以惺遷閩臬故具文郡邑逵督學巡按御史但以老乞身不及其他御史聞而高之與婦父母同拜大夫宜人之命禮成之日喜極嗚咽吾今乃報吾兄嫂使吾以他子立後者安有今日惺之官兩都也凡四到家毎辭之官勉爲收淚壬戌三月入閩伏地大慟府君

令悲而傴吉行何至是若慮我老乎我殭于汝汝第
攝身守官勿貽吾憂臨行以烏鬚藥一囊賜惺授手
未畢府君失聲慟過于惺心動神告惺至閩夢魂搖
曳積勞柴立自恐不免乃府君竟以七月疾日進不
起七遣使至家皆不報竟以九月二十六日終于正
寢壽七十有三蓋生卒同日終天之恨實自取之復
何言哉母馮宜人先府君二十六年卒爲丁酉歲距
生嘉靖癸丑壽四十有九繼屠氏又宗氏
仲弟慷字次貞魯菴公第二子也生萬曆丁丑俗重

首生子惺之爲伯父母後也父母已心許之故弟之
生若初有子者骨體堅潤壯髮生額性復强直數歲
時伯父指此子酷類大父弟聞躍就其懷抱其頸問
大父何如請告我伯父笑爲言大父語至痛快處喜
曰兒能爲大父所爲嘗從伯父母之田間有老佃民
語次呼大父別號弟時戲牀頭長不能踰人腹忽起
手批其頰若世爲我家隷農何敢呼大父號其人不
覺膝自屈走告伯父大吐舌不意郎君乃爾伯父奇
之軒輊不馴跳踉街市竹馬紙鳶非已所棄葦兒不

桓溫所以下
鐵諧

敢取羣兒所取卽棄之就塾復狎侮其曹偶惺每禁止之或教以汎愛親仁曰阿兄饒爲此吾不能與諸牧豎伍父雖課子嚴然酒酣以往亦引諸兒笑樂一夕飲欲與惺及弟拳賭行觴惺謝不敢弟巳舉臂前請以屈伸開合鬬決勝浮翁大白父巳醉卧輙持杯就牀騎其胸類而嚼之父大喜長兒守文終不若此子有破𣪊之氣開人間有不平事恨不手引其人而撻之市然其在父母伯父母兄嫂塾師前執禮甚謹未嘗有違言忤色爲文一篇數句之奇出人意表然

好弄坐馳一有得失去之亦甚遠父每縛笞之邑令晉江林公諱雲龍好以文課士甲午惺以諸生試第一弟以儒童試第四公一日行學語學師鍾生之文拔音露妙學師以為惺也舉以對公拊手吾正指其小者獅見龍子御以良師友必成令器是歲竟不得補青衿乃感憤向學為文日入秀整有氣力性喜為書每傷古人書法及趣至今日亡盡今人刻石臨摹古人法趣必不在此欲更出眼光合以古人墨迹服習移情求其精神所在每見人臨帖必笑學古人已自

不如此此豈古人而遠學之乎行草波瀾老成不肯作近人一筆然不意其早夭竟未留其片紙丁酉再出試時已有吐血病吐必數升試文獨妙厖于郡試又不得補青衿是歲三月生子昭夏弟性不怖死口雖不言意謂有子死亦可時時露于色笑而母爲宜人亦病吐血母子同病異處宛轉相憶竟至兩盡母以七月十一日卒弟時病甚哭不成聲吽絕而巳至八月初二日亦卒年二十有二歲弟素强善飯多力年十五歲隣家失火兩臂各繫水一桶沿緣登梯梯

長二丈餘上下如猿鳥嘗與予及友人章章甫見村
家有強弩予兩人共彀之不能滿弟時已病用一指
相引弦隨指往如牽弱絲自矢不為諸生義不肯衣
冠婚之夕父母強冠之不可竟以總角成禮死用以
斂今卒後二十七年予始作弟傳付其子昭夏昭夏
為諸生已十年娶婦唐氏有孫息孫女一人予命妾
吳氏養之為長男肆夏女婦王氏自誓散髮至老今
亦四十九使弟在已稱大父予與弟當作班白二老
人然予見昭夏戟髯所記弟面孔及夢中所見猶二

叔致錯落可喜

十七年前總角人也

叔弟恮初諱恬字叔静生父第三子季弟悌字季友第四子也生甲申惺喪弟三人叔弟最後亡年視仲季兩弟幾倍之兩弟材而年不能逮未見其至吾于弟見其所至矣仲弟不及見惺舉于鄉季弟不見成進士作官而弟及見之季弟亦不及從官遊覽勝探奇平居端坐向牕賞文析義季弟幼不能共而弟皆獲共之然其運數似有奇窮仲弟之没也弟年已十六季弟十四文皆拙頼見端而以母見病學不時作

有故轍存

攝心

輟。父課仲弟過急不饗其利竟以夭枉毋慟而悔焉。欲聽兩弟廢學作農商亦可惺請于父此非農商中人也名利不足論其材可惜宜廣以學且不煩父課課亦不須急也略用嗣父教惺法行之爲文泉涌矣務射代競爽叔弟文健而圓季弟靈而秀每奏一篇父爲放眉吾失一子得二子矣然皆多病病略如仲弟試又皆不利兩構繼母粗糲藥餘一飽無時女子小人細故碎語耳目應接不暇弟恮性蕭散善笑言抵掌緩頰慧黠多端詢慰之及十解其二三食飲亦

下字痛而詠心恨

繼母之能殺人

時得沾溉輙分予季弟父喜骨肉形迹之間法不當如是耶而季弟悌一味溫容柔愼深心妙用不及叔弟病困中饑寒拂亂竟用以死吞聲茹氣不使人知壯有室矣自用勤嗇代匱伯母陳宜人最愛之欲以爲次子不果私給其用伯母亡則已矣在兄嫂前坐起如孺子不苟取惺舉于鄉之後不敢預外事曰伯兄教養我終不以困故累伯兄名戊申予喪長男肆夏意悅惘不欲生己酉狂走南都然念弟病寓書于父微及弟藥食事父得書大慟泣以示繼母而曰不

能言繼母咄咄語入內我知之矣是其書愬于兄言
我不善覷也弟報書云兄予父書愼勿問及弟病是
年四月竟不起年二十有六自季弟之亡也而叔弟
病爾甚然其胸懷曠然常置生死得失度外復用學
醫自輔父有背疾弟一進藥即愈諸醫愧之又能飲
父毋飲弟醉醒與共諸子孫不與也病有間即讀書
文隱隆有骨情法之外别開異境屢試不利如故甲
辰予會試弟從如京師有所接四方文士讀弟文及
聞其語以爲兄弟同上春官不知其未補靑衿也其

時意勃勃欲作詩若有所待庚戌冬予官京師忽寄
予詩數十首其出塞詞云試看手中鍬术如何究竟
從古應募人豈皆不得還大將雖自貴少小爲奴隸
男兒不殺賊自應死邊城夢想封侯貴意氣始得雄
諸近體尤多妙思予三弟一子皆材不及爲詩而弟
始爲之詩又如此又不學偓作詩予大喜過望寓書
勞勉之其後一書多感遇憂生之旨予報云貧病患
難古人之常天以此阨才士尤有深意但以身爲本
耳十月不甚寒入京養病可以讀書可以成名可以

保身竟不果來辛亥予奉使四川以弟從往來夔府巴渝浣谿間觀于三峽弟獨善看山分段變態目過口授一一移于紙使成妙文弟亦和予詩高寒深險之氣如水石衝持戞戞擊人今皆亡其稿是歲出應儒童試郡守馮公奇其文業置第一司李陳公素知其爲子弟才而困也喜見眉宇馮公問而歎之謂鄉紳子弟宜避寒士路姑置第二是時督學于府試第一人無不收者而弟竟不錄人或惜之弟慚謝以年近三十猶借府試爲逢掖地愧死愧死甲寅再出試郡

守李公始置第一曰此沓不敢以避嫌抑才士試于
督學馬公始見錄益年三十三矣明年錄應鄉試房
考爲惺同年襄陽令李公業取冠本房李性至愼待
主者允而後加批主者李然塗乙數行因置副榜是
歲予與黔試歸過郢郡守李公迎笑足下知令弟今
年秋試平雖巳失而幾得之亦見文猶可憑不佞前
錄置第一非爲足下弟耳弟自以命蹇用七義博一
第平直必不得于是取舊業練令精熟一日可終十
四篇其奧義亦復不減亦以其間爲詩先是弟詩自

詩何得不日
進

庚戌後者一旦盡失之不留一字予代爲惋弟曰不
然中人苦不能自割愛今爲我割之除舊懷新此詩
家之福也丁巳予以給假留白門弟寄予詩一帙皆
丙辰後作也自序曰余自癸丑後欲絕不作詩從前
所作近數百首一朝散失其中非無可存者而其不
可存者亦多矣始假從前之妄作輕出以有此羞也
今數年淺陋一旦滅迹遁去何幸如之就使去其所
可存者而得已浮失矣友人書勸余刻詩不知余識
已亡去且亡去而不使我思丙辰六月後忽欲作詩

詩至數十首皆從前慚悔後不知何以萌諸心何以出諸手者也夫前此妄作輕出以取羞而今如故也後來又作何想請質之伯兄予視其詩新警靈朴每于人所忽處意若爲之停所難處筆不覺與之往戊午試于鄉不第是歲父補毘陵司訓惺在南都父子相近牽攣不得歸往來省視弟快侄昭夏更番在道而弟多以病留家巳未冬附舟而南肅月寒江煙霜憫默舟行動植巖枯之中聽草尋煙沿洄訪泊神悄意孤有澤畔行吟意隨路作詩姑聽其才與景物所

値時有出人若新發意爲詩不急急乎求其至者而奇情創語冷水澆背陡然驚人初泊詩如爐火半消家漸去泐天相對意何云打水詠如我愛簑笠清魚視爲鬼伯曉詩如帆響客心隨水去夢餘寒被與霜連鳥爭晴氣飛從日門擁晨光開向天寒夜如舟中之人耳獨聽聽看聽水聽無窮晚泊如瞑色圍天地淒風吹渾淪夜泊如村鼓引人奔歲事孤空逐處覆閒情踈星入水成微照獨鵲飛煙去一聲望山中晴雪如日居下界愛人物似與山雪不相關又于層萬

屑秀到天晴瀾反出山之頻月詩雪積餘清厚鳥飛寒照牽腑友如如君安草莽自爾到希夷又桐新春盡柴竹正午時陰又寂寥千古事驚畏末流身大要弟于詩一作每停年餘停已復作以其停處爲轉處機候難言抵毘陵除夕前一日也惺亦在署中相見悲喜賦詩新歲予還南都三月弟來視予南都人士聞弟來爭相逢迎共爲詩文而弟病吐血至四月十四日病甚聞友人徐元歎約見訪作病中念徐元歎將到詩遂爲絕筆五月五日竟不起時年三十有九

自名其詩曰半蔬園集用譚友夏所贈詩語也吾友曹能始爲作序能始客潯陽時弟嘗訪之與定交焉弟年過仲季兩弟能達其材自成一家有餘予輒以虛聲撓之使不得有名于世予居官有祿無救弟貧困弟性近道而予闇鈍不能引以無生之學使其蹈人生死徃入諸趣凡其過兩弟者即予所謂奇窮者也娶王氏生子四人長男肆夏病且死弟尚有二子請以其一代竟皆殤乃後生女三人妾董氏生女一人王氏董氏相繼沒悝養其三女弟快養其一女快

之生子納夏也告于弟許以爲後快今止納夏一子弟悌娶歐陽氏初生子一人次生子陔夏兒肆夏在月㷀其無弟勸予養爲次子而其長者亦殤後又生子二人弟卒後又相繼殤今亦止陔夏一子

肆夏字樊倩偓長男也母黃氏生萬曆壬辰八月十五日也嗣父母以初有孫也小字之首孫體秀羸不任提抱長不踰尺著掌上可臥眼如點漆片光星照乳彌月如一歲見生母馮宜人襁送陳宜人揗其軀予曰此壽徵也二三歲時拱立拜起如成人五歲讀

書矩行正席作字甚敬不解仙佛二道而意忽忽常有出世之想語人年三十後成名上報君親辭榮入山健類仲弟傫好弄亦頗相似而方整老鍊過之朝暮假沐理諸戲具無所不入手入塾懃懃如老儒處女脫兔靜喧邊際自書室一門出入而分八歲爲解說訓詁未爲文也予一日搜其書紙有赫蹏細書首署省刑罰三字有文一篇具體而微末有畫地爲獄誓不入況眞獄乎削木爲吏期不對況眞吏乎等語叩之慚不肯自承久乃首服予大驚兒知爲文久矣

始授以經史教之爲制義畢緒名通思路過人乙巳年十三董玄宰太史出視楚學政見出應試文成再拜帳下童子不宜欲速于進然欲一識異人顏面耳公笑手其牘書一取字出竟不言亦不令予知是日季弟悌亦入試從案上遥見之出爲予具道其如此予問其故曰董公疎簡有如偶亡其牘見何自明其不欺乎人服其識量榜出果見錄予病卧道院同年謝彥甫李長叔來視見時在傍偶問及見文事予言不覺詳見數日予客去予問故斂手對曰謝李二伯

父長于大人數歲。尚未有子。見以通家子出見禮也。何至語不休傷其意。子默然。喜其作人厚而涉世寡。或可寡過云。章章甫以明經謁選。暫歸。讐家故牽其名入訟事。屬司李李公。久不決。議息矣。章甫有兩壻。皆青衿。試在郡。兒其一也。章甫令兒衣冠入。無言、備、、、員而已。入則滿庭囂然。語無肯綮。兒忽出揖階下。章明經生所聘婦翁也。部試法當得縣令。未補。補有日矣。訟者欲俟其期耳。明此片言可了。李公見其童子矣。驚頓安所得如此。卷吏行井邑。目不流視。客有過

候予而從奴竊坐予門者見入不起將毆之奴初愕不受父之悟叩頭謝吾儕小人不知爲鍾家郎君見叱之吾衣冠入自是儒生一輩汝曹即不應坐必鍾家郎君而後起立汝曹見而起者其與幾何性仁孝愛敬予諸弟杯酒盤餐一人不具身不近案諸弟遭同閔子五弟快尤稱無告見讀書齋中糗糒果茗所取求于母者不兼人倍日不已母怪之乃各貯一器以待弟不時之需戊申年十六出試于督學岵雲王公文既清舉精神警秀作字橫豎成行公異而面錄

之是歲七月也歸感寒疾數日增劇舉家惶懼請道士上章禱神見張目視予見命在天禱亦何為且黃冠鄙語神豈能聽之無已大人自屬稿稿其見取讀之內云見生世淺罪過無多必身有業請自當之見瞋目不視見罪死矣昔武王病周公請以身代何至以父代子予急易其語病中不甚與予言恐牽予思向壁飲泣而已執大父手見父他日作官尊養無所事見平生苦心著述見猶能守而存之今已矣語訖而絕蓋八月十二日也年十六歲檢其篋中多用艮

紙自書寂寂不動烱烱常明八字其病中談夙世事及卒後幽感世以爲神皆非生死之正也生忌日予歲用佛法懺之

鍾惺曰近李夢陽益有譜傳次先世事及其弟夢章惺頗乖其意書成覽之皆爲鬼錄不覺悽然記曰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惺生而存者也欲自列其生平附于下方如生共祖父坐語自省實無可述姑存其意以俟後死者

惟宗傳以誌一家不嫌瑣細然其中揚抑分合竝

有法。